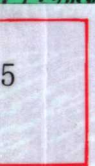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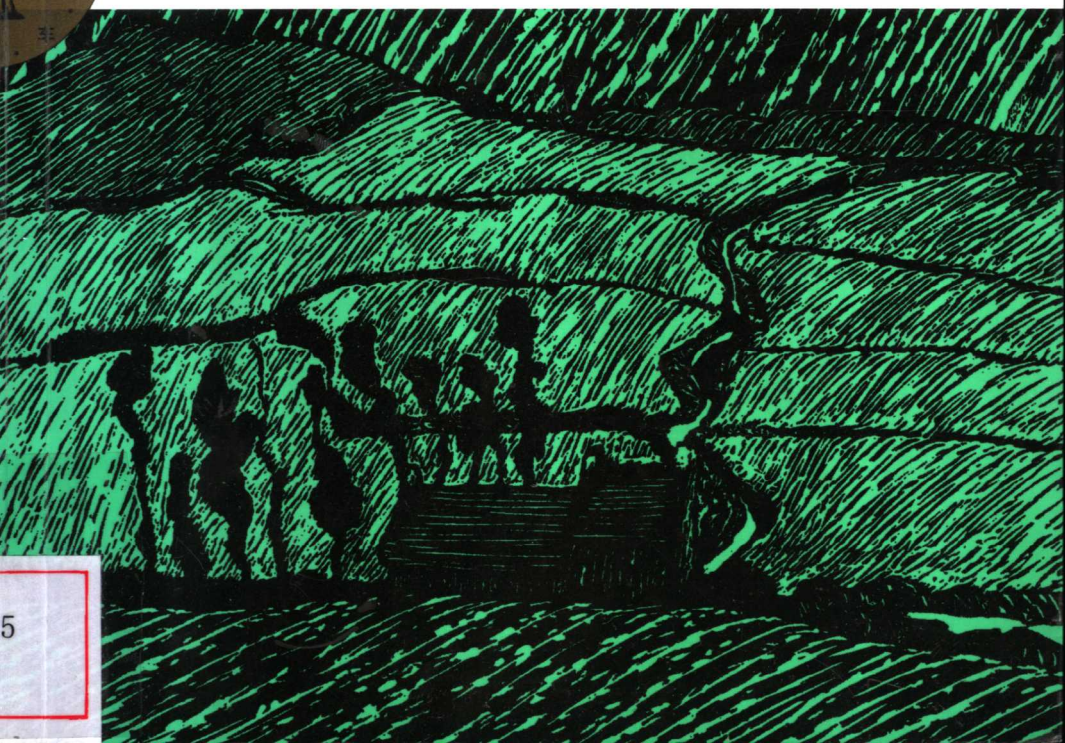


田园杂机

何申著

作家出版社





田园杀机

何申
著

作家出版社

74104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田园杀机/何申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3. 1
(三驾马车)

ISBN 7 - 5063 - 2588 - 8

I. 田… II. 何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0747 号

田园杀机

作者: 何 申

责任编辑: 懿翎 汉睿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lubanshe.com

印刷: 北京星月印刷厂

开本: 880 × 1230 1/32

字数: 210 千

印张: 9

插页: 3

印数: 001 - 10000

版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 - 5063 - 2588 - 8/I · 2572

定价: 18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何申 1951年出生,1969年到承德山区插队,1976年毕业于河北大学中文系,现在《承德日报》供职。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、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。

发表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梨花湾的女人》、《多彩的乡村》等四部,中篇小说《年前年后》、《穷县》、《乡村英雄》等八十余篇。作品曾获首届“鲁迅文学奖”,《小说月报》、《小说选刊》、《中篇小说选刊》、《人民文学》、《当代》等优秀作品奖。并创作多部影视作品,如《一乡之长》、《青松岭后传》、《男户长李三贵》、《乡村女法官》等。

/

天有不测风云之时……

田之明看见从公路桥上开来的几辆
大拖拉机扬进地头，一字排开，他心中
突然产生了极大的不安甚至恐慌。慌乱
间他习惯地掏出烟，当然还是555牌的，
他喜欢这个烟的冲劲儿。但这会儿却说
什么也摸不着打火机了。副经理马小年
嗖地从几步外跑过来，反把田之明吓了
一跳，他脸一沉说：“干什么！干什么！
要镇静！”

GS06200012

中共承德市委宣传部 1

17 × 12=204

作者手迹

1

天有不测风云之时……

田元明看见从公路桥上开来的几辆大拖拉机拐进地头，一字排开，他心中突然产生了极大的不安甚至恐慌。慌乱间他习惯地掏出烟，当然还是 555 牌的，他喜欢这个烟的冲劲儿。但这会儿却说什么也摸不着打火机了。副经理马小年嗖地从几步外跑过来，反把田元明吓了一跳，他脸一沉说：“蹿什么！蹿什么！要镇静！”

马小年啪的一下把自己的打火机打着，眼瞅着香烟就要点燃，还是忍不住问：“田，田总，县委郎山书记刚才来电话，还想听听您的意见，到底翻，还是不翻……”

田元明手往回一缩，像被火燎疼了似的。才在火舌中申了个门的烟头冒了一丝青烟，又灭了。田元明太明白了，眼前这阵势就跟要点烟火药库差不多，说不定轰隆一声响，就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尸首不全！

他不能不犹豫，不能不害怕，这是五百亩已经下了种的大田！是一百二十六户农民的口粮田。古往今来，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翻老百姓种妥了的地！那简直与杀人放火拦路抢劫一样遭人恨遭人骂，甚至遭天怨遭天恨。民以食为天。你毁了人家的大田，就是毁了天！

田元明的手一抖，香烟掉在脚下田里。此刻田里的土黑乎





乎地散发着湿气，有点像妙龄少女充满着青春的活力。田元明虽然紧张，但他一点儿也不糊涂，这是新世纪的第二个春天，天随人意，风调雨顺，塞北十年九旱的山地，终于痛痛快快地喝饱了肚子，憋足了劲儿要好好展示一下伟大的养育之力，干燥的玉米粒撒到地里才几天，顺着垄沟扒出一粒看看，已经涨大了身子就要冒芽啦，用不多久，这大地上暗黄的外衣就要被嫩绿的小苗所代替……

但一想到满目郁郁葱葱的小苗，田元明就像被万把钢针扎了心头。他不能容忍眼前的这些种子在地里生根发芽，他更不能容忍这些小苗茁壮地长大并结出丰硕的果实！

哎哟，这个田元明是怎么啦？他是个疯子，还是个魔鬼，还是像小柳条村村民骂的那样——是个吃白饭拉黑屎烂肠肚子坏心眼的“棒子公”！

尽管那是村民们在火头上骂的，但如果拖拉机的山地犁在这五百亩地上一翻，把村民顶着日头洒着汗水播在垄沟里的玉米种翻出来，田元明将要得到的骂声，肯定比先前得到的要厉害十倍百倍千倍，说不定，那些沾着泥土的镐头铁锹，就劈头盖脑地砸过来，砸你一身血窟窿，人家也不解恨……

田元明啊，你干什么要和这些至今还不富裕的村民过不去！你吃饱了撑的，跑好几百里山道，到这儿来找骂找打，你有病呀，你身上痒痒啊……

田元明这些话听多了，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。但他还是勇敢地或者说是硬着头皮来了。换句话说，在旁人眼里，他是个勇敢者，而他自己清楚，他不来不行。因为，他是中国北方生产规模最大的种子公司——田园种子的总经理。而小柳条村所在的柳河镇，是田园种子的种子基地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小柳条村的这五百亩大棒子地四周，将是五万亩种子田！将涉及到近两千户农民的耕作和收益！眼下，与村民的协议已经生效，大批的杂交玉米的“亲本”已经到了他们的手

里，备耕的各项准备已经落实，田园种子公司技术员已经到了各村各组。春雷阵阵，细雨入土，艳阳高照，万众注目，就等着一声令下，车马齐动播种开来。可如果这五百亩普通的大棒子不铲除，那就意味着那五万亩种子田得不到保证，就产不出优质的杂交纯种。一旦如此，这两千多户的收获将彻底泡汤，而且还会给这个县的制种产生严重影响，田园种子公司也将蒙受极大的损失，再往大了说，明年的种子销量就会大大减少，长期使用田园种子的农民将大幅度减产，以致影响我国粮食产量的增长……

田元明咳了两声，马小年赶紧上前问：“田总，动手吧，拖拉机到田头了。”

田元明瞅瞅坐落在柳河边的小柳条村，他说：“刘镇长呢，我再跟他谈谈。”

马小年说：“他还在村里做工作呢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要不，咱也去做工作。”

马小年和旁边的人赶紧拦住，女技术员黄桂萍举着缠着纱布的手说：“田总，去不得，他们真打，还放狗咬，还说……”

田元明问：“说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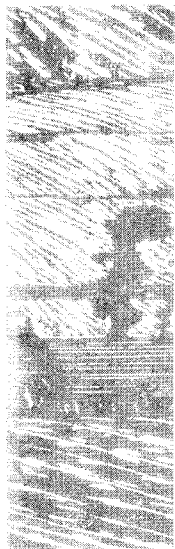
马小年瞪了黄桂萍一眼说：“你瞎嘞嘞啥……”

黄桂萍要走，田元明本来有些细长的眼睛瞪圆，土匪似的喊了一声：“你给我站住！”

黄桂萍顿时就钉在原地不敢走了。全公司谁都知道，田元明脾气不好，发起火来贼厉害，那几个副总如马小年，平时在部下面前也是威风八面说一不二，但到了田总面前，一个个都老实得不得了，有的时候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这倒不是说田总多么霸道，若那么着就没人愿意在这个公司干了。而是田总太把公司的事当回事了，一旦安排布置，或者发了话，下面就是差一星半点也不行。

马小年朝田元明笑道：“都是庄稼人的那些粗话，您听那





些干啥。”

田元明脸绷得像一块铁，冷冰冰地说：“听，我想听，快说，全说。”

黄桂萍忙点头说：“我说，我说，小柳条村的人说，撵走我们这些‘棒子母’就等着你这个‘棒子公’来，要把你这‘棒子公’碾成面，打糊糊喝，喝完拉地里给庄稼上肥。就这些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还有吗？”

黄桂萍说：“没有啦，说到这就把我们赶出来啦，我还挨狗咬了一口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好吧，这没你的事啦，坐我的车，回市里打防疫针去，小心得狂犬病。”

黄桂萍愣了一下说：“咬得不厉害，我能坚持。”

田元明转身背对着她说：“不厉害就别缠纱布，伤兵似的。”

马小年赶紧冲黄摆摆手，黄朝公路边走了。田元明此刻有点想乐，他没想到村民管自己叫“棒子公”。“棒子公”是指制杂交玉米的父本，就是专职“扬花”的玉米，按书上的叫法，当然是公的、雄性。而母本则是指抽去顶部雄穗的玉米，自然就是雌性。整个柳河镇是连续三年的种子基地，老百姓对制种的技术要求已经很熟悉了，在理解了技术员讲的专用术语的同时，他们用“棒子公”、“棒子母”这种通俗易懂的土造词在私下称呼，倒也不失是个创造。不过，把“棒子公”用在田园公司总经理头上，从前还真没听到过，或许也没人敢当他说，技术员听了，也不敢传……

耳边一阵轰鸣，让田元明心头一紧。他下意识地朝田边看，那几台大马力拖拉机依然并排停着，没有发动。马小年指指天上说是飞机。田元明却没有抬头瞅，那么看会让部下们看着。看着不好，大家会怎么想，肯定会想别看田总办事果断大

刀阔斧不拖泥带水，可在小柳条村那五百亩地头上他咋啦？嘿，天上过架飞机，他以为拖拉机开始翻地了，紧张得他先找拖拉机再找飞机，闹了半天，他也有草鸡的时候呀！弄不好，就会让公司里的某些人编成“三鸡”（机）的故事到处去传，他们正愁编不出有关自己的新段子呢。

柳河水在春天分明是一个妩媚动人的少女，清凉凉亮闪闪从大山深处扭出来，还要时不时地在山下崖边或村镇林旁显示一下自己柔软的腰身，才唱着小曲，轻快地朝前跑去。

小柳条村是大柳条村的一个自然村，顾名思义，当初都是出编筐用的柳条子的地方。柳河自西向东流过，柳河镇政府坐落在河南，河北亦是由西向东，排列着小柳条和大柳条两个村。公路是通过小柳条才到大柳条的。但小柳条人口要比大柳条少得多，小柳条只有三个村民组，而大柳条则有十个村民组，据说“大跃进”以前，它们是两个行政村，但后来给合并了，小柳条归大柳条管。不过，麻烦也由此不断，此次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原因中可能还有两村之间的旧矛盾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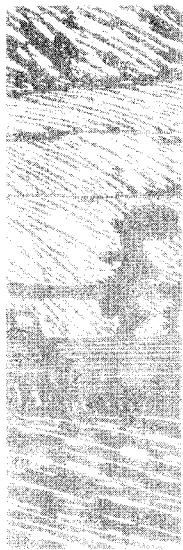
不过，此刻已不容田元明多想了，郎书记的电话又打到马小年的手里，马小年像捧了块热炭似的，立刻交给田元明，田元明也不客气，抓过来就问：“老郎呀，郎书记，您不是说好了来亲自坐阵吗，怎么不来啦？您不来，我不好办呀！”

郎山在电话里说：“行啦，田总，你别您您的，我受不了呀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你受不了，我就受得了，种子制好制坏，我要负责，可这地翻还是不翻，得您负责，这是在您的一亩三分地上！我们怎么好做主呀！”

郎山说：“田总，田兄，这事是我负责。问题是，我这儿有点特殊情况，一时脱不了身啦！我让人家给告啦，市政府办公室通知我，让我等秦市长的电话，从早晨等到现在也没等着，还让等，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了吧。”





田元明唉了一声问：“隔着好几百里地，你咋把他得罪啦？他可不好惹呀。”

郎山说：“是……一言难尽，回头咱再说吧。时候不早啦，你该动手就动手。要不，你把刘镇长给我叫来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他进小柳条还没出来呢，怕是给围在里边啦。”

郎山说：“那，那就只好由你决定啦。不过，要格外加小心，假如小柳条有‘焦点访谈’的记者啥的，你还得留个心眼，别让他们录了去。一旦曝了光，咱们嘴小，人家嘴大，咱们就没好果子吃啦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什么，有‘焦点访谈’？谁弄来的？”

郎山说：“谁弄来的？唉，你是不知道我们青远县呀，干别的不行，要是打个小报告呀，吹个牛呀，出个经验呀，还有上访，找记者，那是一套一套的，本事大了去啦……不行，那边来电话了，我得等着领导训话啦。对啦，你下手前一定要观察好呀！不见鬼子不挂弦，不见兔子不撒鹰，注意保持稳定呀，千万别闹出群体上访呀……”

田元明真想把手机撇柳河里去。这个郎山，真狡猾呀，大事临头，他不来不说，还在电话里叮嘱了这么多话。这是什么意思，这不就是要表明他都说到了，一旦捅了大篓子，他就有话可说有后路可退嘛。妈的，现在的官，真是越当越聪明了。

马小年这工夫从拖拉机那边跑过来，他身后跟着好几个年轻的技术员，这会儿他们都变成侦察员了。马小年说：“田总，他们去观察了，小柳条这会儿没有任何动静，拖拉机也都准备好了，要翻就得动手啦，不然，万一村民把车围了，或者老人孩子往地里一躺，咱可就没法动了。”

田元明点点头。这些年与制种的农民打交道，田元明太了解他们啦，双方合作顺利，他们卖种子收入增加时，你在村民眼里就是恩人就是财神，真恨不得立块牌坊把你供起来。本来

嘛，一亩大田普通玉米，往多了打一千多斤，卖了也不过三四百块。制种呢，虽然打个七八百斤，但收购价格高呀，一块多钱一斤，咋也卖一千多块。老百姓会算账，一亩地多挣多少，十亩地多少，一百亩一千亩一万亩乃至五万亩，那该增加多少收入。可是，一旦村民要和你闹翻脸，跟你较上劲儿，你先前那些好儿，就都扔哪个山沟子缝儿里去啦。你敢动他一尺土一棵苗，他就敢掘你祖坟，骂你个狗血淋头，急了眼，敢砸你的车，打你的人，闹出人命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田元明瞅瞅小柳条村，小柳条村静静地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，依偎在俏丽的柳河旁，村边没有人影，甚至连鸡狗都不见，简直安静得没法说了。田元明感到奇怪，这个村的老百姓怎么啦？不是挺能闹的吗？打头的那个村民组长孙全胜不是自称孙大圣，谁都不怕谁都管不了吗？如今只来了几台拖拉机，就一下子草鸡打蔫了，连头都不敢露啦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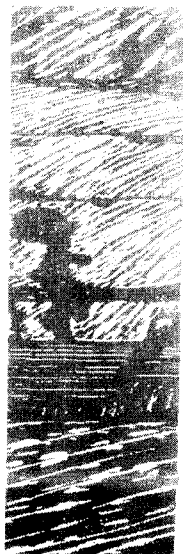
地边的树影在一寸一寸地增长，日头爬高的速度此时显得格外快。随田元明来的二十多人等得有些焦急了，有人朝马小年指手腕的表，意思是时间不早了。雇来的拖拉机手隔着大田喊翻不翻呀，不翻我们回去啦，还有不少活等着我们干呢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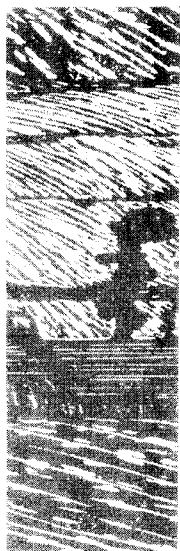
一双双眼睛都集中在田元明身上。田元明心里说今天是明知山有虎，也得硬往虎山里行啦。看来想指望县乡干部在现场做主是不可能啦，天大的事也得由自己承担啦。

田元明往身旁一个土埂上一跳，右手就举起来。马小年蹦了两蹦，冲拖拉机喊：“发动发动，别鸡巴愣着啦！小心我不给你们工钱！”

轰轰……

几台大马力拖拉机的发动机工作起来，轰鸣声震得脚下的大地似乎都在颤抖，一场大战即将开始，所有的人把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田元明就要喊出“翻地”这两个字了。一瞬间，他忽然发现离拖拉机不远的地边干棒子秸垛里有什么亮东西一





闪，好像是小孩子在对着阳光照镜子，再瞅，又不见了……

田元明一指说：“那里怎么闪亮？”

马小年说：“小孩崽子吧。”

田元明忽地就转过弯儿来，告诉马小年：“去地里盯着，别下犁，往地里开十米就停。”

马小年眨了眨眼问：“为啥？”

田元明说：“少问，快去！”

马小年嗖嗖跑过去，转身摆摆手。

田元明这才咽了咽唾沫，又干咳了一声吐了吐，喊：“开始！”

他没用翻地两字，那两字实在是有点太残酷了，他不愿意从自己口里说出来，他插过六年队，知道农民的耕作是很辛苦的，把人家种好的地翻了，是千古遭恨的事，他万万没想到，这种行为会落在自己头上。他更担心的，是小柳条村的这种寂静有些反常，这里会不会隐藏着更大的风暴……

“铛铛铛！”

就在拖拉机冲进地里的那个时刻，小柳条村里的钟声响了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从棒秸垛里钻出两台摄像机，像扛着反坦克火箭炮似的冲向地里，分明是要拍拖拉机翻地的近景。与此同时，小柳条村开了锅一般，人群潮水一样涌出来，打头的是老头老太婆及儿童，后面才是青壮男女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，是他们还打着用白布做的横幅，上写：“民以食为天，翻地就是欺天！”

还有更可怕的事情，在田元明他们身后，从大桥上过来二十多壮大小伙子，他们肩上扛着一棵挺大的树，到了桥头，这棵树咕咚一下就被横在那儿，哎哟，人家把退路都给截断了！

2

“田总经理，您怎么不翻啦？这多没劲儿呀，拉这么大架势，调这么多车这么多人，怎么才开个头，就蔫巴啦？快翻呀，让我们看看您的能耐，啊……”

说这话的是第十村组长孙全胜。他年龄不大，有三十七八岁，瘦棱棱的身子，很结实，紧绷绷的一张黄皮脸，两只小眼睛格外有神。与他身边的粗壮汉子们一比，显然是个善动心计的人。此刻，他站在那条横幅下，春风把那布刮得呼啦啦响，有一头哗啦一下就脱落了，孙全胜说赶紧系好，让电视台的快拍。

田元明见过这种情况，但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。一时间他还琢磨，小柳条不过三个村民组，加一起也不过百十多户，按一户四口人算，也就是三四百人，怎么一呼啦闹出这么多人呀，八成是花钱雇的？或者把别的制种区里的人也勾引来？要是那么着可就坏了菜了，这就跟闹口蹄疫闹鸡瘟差不多，一户一村堵不住，转眼就是一乡一镇，甚至一个县两个县。制种户与种子公司有矛盾是必然的，打官司告状的事也是常有的，那么着不可怕，可怕的就是来横不讲理的，就在你制种田里种大棒子，让你串花，让你制不出纯种……

扛摄像机的过来。前面一个女的手里拿着二尺来长的话筒，一下子就戳到田元明的鼻子前，田元明没提防，身子一歪，差点从土埂上摔下去。那女的毫不放松，紧跟着又把话筒戳过来。马小年上前一把推开说：“你瞎戳啥！”

那女的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往后捋捋说：“请田总接受采访。市政府有文件，任何单位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，都不得拒绝新闻单位的采访。”





田元明的眼里进了点什么，他揉揉再定神看，眼前这女的，不是市电视台的郎志宏吗！而且，她还是自己的中学同学，她曾经是班长，积极得很，志宏这个名字，就是她自己在文革中改的。

田元明很久没有见过郎志宏了，只是在她弟弟郎山即现任青远县委书记那听到一些消息。好像是她这些年不是很顺，在政治上很有抱负，但始终连个副局长也没混上；在生活上追求完美，却连着两次婚姻失败。她与郎山是姐弟，但关系一点也不亲，田元明知道这里的症结，郎志宏的母亲与郎山的父亲不是原配，郎志宏是带犊儿，是带来的。这几年他们姐弟之间好像走动很少，郎志宏的母亲已经去世，郎山的父亲也风烛残年，郎山兄弟三人，自然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责任，而郎志宏则与这个家庭越离越远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郎志宏与自己曾是同学。田元明心里生出了几分欢喜，他走上前背对着孙全胜，跟郎志宏说：“老同学，你怎么来啦？”

郎志宏丝毫笑意全无：“还知道我是谁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郎志宏，郎班长嘛。”

郎志宏说：“请注意，我现在叫赵志宏，请你把那个郎字给我改了。”

田元明想起来，郎志宏她母亲姓赵，当初当过地区妇联的主任，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，而郎山他父亲是副专员，是延安时的老干部，郎志宏的姓是后改的。记得当时郎志宏就特不喜欢这个姓，同学们背地里净叫她“野狼嚎”、“狼一只”什么的，要不是她厉害，就有人敢公开叫了。

田元明好像明白了点什么，很客气地朝旁边跨了一步说：“对不起，赵志宏同志，敢问你们怎么来啦？这里的细情，您了解吗？”

赵志宏哼了一声说：“怎么，我们搞现场采访，难道还要

经过你的批准。”

田元明说：“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这里面的情况挺复杂的。不是万不得已，我也不会冒这个险，翻这个地。老同学，如果你们想报道这件事，最好听我把来龙去脉给你从头到尾讲一遍。”

赵志宏说：“那好吧，咱们回头讲，你先把地翻了，怎么才开进地里就停了？”

田元明笑笑说：“老同学，我还不了解你，你历来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呀。你是想照拖拉机翻地的镜头，对不对？”

赵志宏也笑了：“你还是那么鬼头，在学校里，回回都是你带头捣乱……”

田元明赶紧说：“是是，不过，每次还不都让你给镇压了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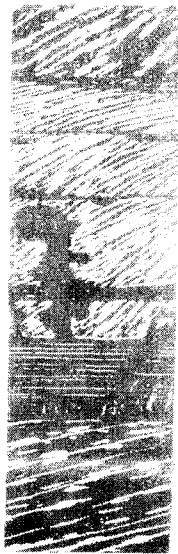
孙全胜喊：“嗨，你们二位别在那唠嗑呀！这可是火燎腚眼子的时候，得见个真章儿啊！”

赵志宏猛然一愣，才有的那点同学之情倏地不知跑哪国去了，她绷着脸说：“田总，我看咱们还是公事公办呀。要么，你把拖拉机开走把人带走，要么，你就翻地，把地里的玉米种一粒一粒都翻出捡走。”

田元明心里的火腾的一下就往上撞，他把麦克风往旁边扒拉了一下说：“赵同志，别以为你们扛着个破机子，我就怕你们，甭管你怎么拍，也得讲道理！这整个柳河镇，是县里批准的种子基地，这儿的村民，都是和我们签了协议的。眼下到了春播，有人想撕毁协议，玩邪的，那能成吗！是他们五百亩重要，还是大家的五万亩重要？”

赵志宏非常老练，她并没有回答，而是招招手，把孙全胜叫过来，问：“孙组长，刚才田园种子公司总经理田元明说了要翻这块地的理由，下面，请你也谈谈你们不让翻的原因和想法。”

孙全胜向后略退了半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还就轮到我说





啦，好吧，说就说，不说就都是人家的理啦，妈的，穷老百姓这年头也真不好当呀……”

赵志宏朝摄像的摆手，示意暂停，然后对孙全胜说：“小孙，这是正经事，你得严肃点，别带脏话，回头我都没法剪。”

村民喊：“就是，孙大圣，把嘴擦干净了说，别鸡巴乱屁的都上。”

孙全胜用手抹抹嘴，干咳一声，冲着镜头一招手，说：“我就不同意田，田总的话。啥五百亩五万亩哪个重要？眼下不是那个啥……对啦，计划经济，现在是市场经济。中央讲了，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权，农民在自己的承包田里种啥，得由我们说了算，凭啥要听你们的。五百亩，五万亩，老丫头，大儿子，你说谁重要？我看都重要，大儿子能帮着掌家，老丫头是娘的小棉袄。养八个儿子都不养老的，那就还不如养个疼娘的老丫头！大家说对不对？”

村民们笑成一片，喊：“对对的！你说得真好呀，孙组长，接着说，说瘪了那个棒子公！”

田元明心想可不能让他再说下去了，过去是有点小看这个“孙猴子”啦，没想到他还知道中央的政策，说得还挺到位，而且，还会狡辩，用什么大儿子老丫头来争取人心。过去讲秀才见了兵，有理讲不清，如今是村民斗经理，怎么说他都有理。田元明赶紧说：“让我说几句。你们管我叫棒子公，这我知道。告诉你们，我不恼。原因呢，很简单，我这个棒子公，可不是专干坏事的棒子公。大家比我都明白，山有阳坡和阴坡，家禽有公还有母。庄稼也是这样，不开花就结不了果，不出穗，就没有粮食粒。中国人多，过去多少年，从毛主席他老人家那儿就愁老百姓的吃喝。这些年咱们靠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，把肚子喂饱啦，日子一天天富了。可是，我们的粮食还不是十分宽裕，我们的生产潜力，也没有发挥出来呀。都